



# “ 这 着 棋 走 活 了 ”

湖南省桃江县三堂街公社在改变劳力结构上作文章，促进了  
多种经营的全面发展，打开了五业兴旺的新局面

地处资水之滨的桃江县三堂街公社，从1980年开始改变劳力结构，把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力，从1979年占全社总劳力的三分之二减到三分之一；投放到多种经营上的劳力比例，则相对地上升到三分之二。群众反映：这着棋走活了，打开了五业兴旺的新局面。去年，尽管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全社粮食总产和单产仍然创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多种经营的大幅度增长，使全社总收入由1979年的一百六十八万零多元增加到二百三十五万多元，增长40%。人均分配收入由80.7元增加到134元。

牵住由穷变富的“牛鼻子”

在三堂街公社礼堂里，挂着一幅标语：“使农民由穷变富，建设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怎样才能由穷变富呢？公社党委从七里村大队夹山口生产队试点的实践中，发现了改变劳力结构与调整农业内部经济结构，与农民由穷变富之间的内在联系。夹山口是个田土较少，山林资源丰富的生产队。1979年春，公社负责同志到该队蹲点，同生产队的干部一起，研究制订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全队65个劳力，分成九个专业组：水稻组14人，承包9亩水稻；旱土组三人，承包十亩生姜和红薯；其余占总劳力73%以上的劳力，分别安排在六个蔑席组和一个木工组，联产到劳、到户。这与1978年比较，粮食总产量增长12.4%，多种经营收入增长一倍，人均分配收入增长80.5%。农业内部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多种经营收入的比重显著增长。

夹山口生产队的经验说明，实事求是地改变劳力结构，就能牵住由穷变富的“牛鼻子”。过去，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拚命把劳力往大田里赶。在这个三分田土七分山林的公社，1979年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力，还占总劳力的70%以上。平均每个劳力只耕种两亩多亩，浪费劳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多年来，工分日值都在三四角钱左右徘徊，人均分配收入最低的一年只有40元，群众年年过着“稻谷加青草，红薯加辣椒”的日子，集体经济优越性成了空洞的口号。

公社党委通过由点到面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了，1980年，在全社范围内推广了夹山口的经验，把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力，由1979年的三千五百多人减少到一千八百多人；多种经营的劳力则由一千八百多人增加到三千六百多人。这样就使长期存在的劳力结构不合理现象有了根本的改变。

消除了人们的疑虑

有人担心：“从粮田里抽走那么多劳力，粮食产量掉下来怎么办？”有人甚至指责：“田里的劳力减少那么多，还象个办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样子吗？”上级机

关下来检查生产的同志看到七里村大队下田的人少了，很不满意，批评他们“劳力集中不起来”，“搞的冷冷清清”。

然而，三堂街公社党委决定继续按原方案，积极改变劳力布局。因为他们算过细账：解放前地主雇长工，一个劳力要种25亩田，只有农忙时增加少量零工和月工。当然，那是一季稻，耕作也粗放。现在，改种双季稻，耕作质量高了，但是，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条件也大大改善了。按照精耕细作的要求，平均每亩水稻只需要投放65个至70个工日，而平均每个全劳力一年实际上可作350个工日，折算起来，一个全劳力可耕种五六亩田。全社9,700亩水稻，630亩旱土，用一千八百多个全劳力来耕种就足够了。

根据这个标准，他们固定了种植水稻和旱粮的专业劳力。另外，承包合同还明确规定，从事多种经营的劳力，每人每年都要担负30至50个工日的农忙季节工，参加春插、“双抢”、秋收秋种，做到不误农时。水稻组的成员，贵精不贵多，都是从社员中挑选出来的作田里手，个个都能“扶犁掌把，抛粮下种，割禾插田”。有了这样一支水稻专业队伍，加上用合同形式固定下来的季节工，对于继续抓紧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产量，从社队干部到社员群众，心里就踏实了。盖头村大队十个生产队，挑选了占总劳力27%的作田把式，组成19个水稻组。去年，粮食总产量比1979年增长11.1%，亩产一举跨过千斤。

重要的是“有业可专”

从粮田里“赶”出来的剩余劳力往何处去？三堂街公社剩余劳力占50%左右。有的同志为此发愁：“怎么办？”多年来，生产的单一化使人们的思想也变得简单化了，似乎除了种田，就别无他路。

三堂街公社虽然只有一万多亩耕地，社员却有三万多亩，其中纯竹材8,000多亩，已经萎缩多年的竹蔑业和砖瓦业又复萌了。全社有竹林资源的六十多个生产队，队队建立了竹蔑加工组，兴办了93个竹蔑加工厂，从事竹蔑加工的社员由1979年的三百多人猛增到一千五百多人，经营的项目也由原来只编织凉席发展到生产竹床、竹椅、竹帘、蔑箩、飞碟等十多个品种。在缺乏竹林资源的资水之滨，人们发挥“泥巴优势”，利用荒废的河港堤坝，重新办起了二十多个

砖瓦窑。其它多种经营项目，也如雨后天春笋拔节而上。它很快就把全部剩余劳力消化了。在这里，男女老幼都成了专业承包者。

不久前，记者两次来到这个公社，走访了七个大队，所到之处，真是“生产队里无人闲，社员个个忙不赢”。64岁的老汉周菊菊，去年承包三亩半菜园，他象对待自留地一样，精心培管，采摘期长达一百多天，平均每亩产值一千元，创全县最高纪录；为集体抓回的纯收入超过1979年一倍多。他除了实做工分3,500分外，还得到超额奖金300元。

专业化商品化的新起点

实行专业联产责任制，广开生产门路，使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三堂街公社有三百多个专业组，五百多个专业户，还有一大批竹木加工、养鱼、养鸭、种植零星经济作物的专业工。专业化的生产，促使社员们干一行，钻一行，逐步成为有熟练技术的专业劳动者。务农能

## 抓好农村劳力布局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合理组织使用，劳动者的技能和积极性不断提高，对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全面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湖南桃江县三堂街公社从改革劳力结构入手，调整农业内部经济结构，很快把农村经济搞活了。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经验。

农村劳力结构和农业经济结构，是密切地相互联系着的，彼此息息相关。不合理的劳力结构，反映着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

手越来越多，能工巧匠成批涌现。盖头村大队妇女主任詹白芝，是个编织凉席的能手。她为金塘村生产队培训了15个蔑工，使这个生产队蔑器组由原来的5人发展到20人。花桥村大队詹家村生产队老蔑匠詹介生，去年被选拔为蔑器加工组长。他把全队31个剩余劳力和老弱病残，按照生产流程编成六个小组，建立起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实行“一条龙”作业，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全年蔑器收入达到一万多元，等于1979年全队工、副业总收入1.2倍。

专业化生产打破了自然经济的沉寂局面，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七里村大队去年出售蔑器的收入达到九万七千多元，占全大队总收入的60%。过去，一根竹子，斩头去尾，中间一段仅仅利用两层蔑片，其余的，往往一把火化为灰烬。现在，一根竹子一般都破成八层蔑片，外四层用来编织凉席，里四层加工晒垫、竹帘和围折。竹枝捆扎成扫帚，竹篾工成热水瓶壳子，竹头制出了笔筒和茶叶盒，竹蔑更是用于制作沙发的“热门货”。公路上，三五成群的社员，挑着蔑器和竹副产品，有说有笑地赶往集镇，踊跃出售。资水岸边，出窑的砖瓦堆积如山，前来装运的车辆和船只，络绎不绝。1980年，全社仅竹蔑业和砖瓦业两项产品，就为集体经济挽回现金五十多万元，占全社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加上交给国家的生猪、蛋品等共计收入一百四十四万多元，比1979年增长87.3%。

本报记者 刘振贵 李业英  
本报通讯员 吴锡荣

里，劳动潜力不能充分发挥，劳动效率无法提高，造成了人力的极大浪费。这几年，随着政策上的拨乱反正，生产上的调整，特别是各种形式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不合理的劳力布局已在逐渐改变。但是，这仅仅是可喜的开端，正如三堂街公社的经验所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是要有“业可专”。如果不调整农业经济结构，把农村多种经营发展起来，把集体经营和个体经营的路子充分打开，农村劳力布局就很难摆布得开。目前，农村剩余劳力日益增多，迫切要求安排出路。三堂街公社在调整劳力布局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的各种条件，发展多种经营，就地容纳和消化剩余劳力，这就使得社员们各得其所，乐业安居，农村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



## 农村生产能手的苦恼

近两年来，在福建省光泽县，很多生产技术能手涌现了出来。他们在发展农村经济中起了积极作用，被公认为农村的能人。为了表彰这些能人，充分调动农村的积极性，光泽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召开了经验交流会，使他们很受鼓舞。记者在采访中也就了解到另一种情况。当前在农村由于技术水平高低和付出劳动多少不同而出现收入上的差别后，一些心灵手巧、劳动好、赚钱多的，往往被看成异端，动辄受到指责，甚至打击压制。一些人内心颇感苦恼。

政治上受到歧视、排斥，是许多人的一个苦恼。在光泽县，受到表彰的许多是热爱集体，富有生产经验，一贯勤劳刻苦的老农，或有一技之长之中年社员，其中不少人原来就是劳动模范或好社员。可是自从搞了专业承包，这些人靠自己的技术和汗水，口袋里多了几个钱，成了“冒尖户”，有些队里就被看作“热衷小自由”的典型，有的被取消了评劳模资格。上马公社仁厚大队有个黄中庄，懂技术、会管理，是当地知名的能人，去年向生产队承包各种药材、番椒、油菜、豆类，为集体增收500元，由公社提名让他参加全县的表彰大会，队里干部却说他“思想不好”，“只想个人发财”，不通知他到会。表彰会上，县长给他发的奖状，大队干部也不愿替他领，弄得黄中庄心情沉重，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合法的劳动成果被变相平调，或白吃白拿，不能全部归自己支配，这是一部分生产能手的又一苦恼。上马公社杉关大队的朱长生是个勤劳又有经验的老农，他在进行专业承包中逐渐富裕起来，大队和生产队便以“庆丰收”或开会为由，要他从家庭私养的肉猪中向集体献“风格猪”，只按当地收购价付款，光这一项就少收入五六百元。

鞭打快牛，任意提高指标或集体分成比例，是他们通常遇到的另一苦恼所在。有些队一见到承包户收入较多，就压低个人收入的比重，弄得承包者只好放弃承包。

我们接触的许多生产能手希望进一步采取措施，使党的政策真正贯彻到基层，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他们以关怀和保护。

本报通讯员 杨青  
本报记者 林群英 林斯定

力争夺取农业丰收和确保城乡人民生活财产安全

## 黑龙江各地发动群众抗洪救灾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进入汛期以来，黑龙江省不少地方连降大雨、暴雨，已发生多起洪涝灾害。目前灾区人民正奋起抗灾，努力减少损失。

6月下旬以来，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大面积降雨。局部地区雨量十分集中。延寿县一场暴雨，两小时降水110毫米，致使山洪爆发。进入7月以来，讷河、尚志、肇州、肇源、桦南、五常、海林、宝清、齐齐哈尔、七台河、鹤岗等县、市先后遭暴雨袭击。据15个县、市的初步统计，目前受淹农田已达四百多万亩，不少地方公路、森林、铁路、桥梁、房屋和通讯设施被冲坏。

灾害发生后，黑龙江省委党政部门立即发动群众抗洪救灾。省人民政府在延寿县遭受山洪袭击后，立即派出了救灾慰问组赶赴现场，对灾区群众进行慰问，并帮助群众安排生产生活。讷河县城7月4日暴雨涝灾，城壕水满溢出，地势低洼的大片居民住房被冲垮，县委、县政府领导人和各行各业工作人员连夜冒雨出动，帮助群众搬运、排水，并及时抢救伤员、运输物资，保证了人员安全，大大减轻了损失。最近，黑龙江省防汛指挥部召开第一次会议，部署当前防汛工作，要求各地力争夺取农业丰收和确保城乡人民生活财产安全。

## 大德公社解决山区吃粮问题

本报讯 通讯员李名羲、记者刘衡报道：山多田少、年年吃供应粮的湖北省阳新县大德公社在幼林间种花生，与县粮食局签订花生兑换粮食的合同，解决了山区吃粮困难的问题。

大德公社在清除“左”的影响之后，确定了以林为主的生产方针。但怎样解决社员的吃粮问题呢？他们在林中种花生。县粮食部门考虑到每年要供给公社供应粮食，还要从外地购进花生，就采取变通办法，允许社员按一比五的比例用花生兑换粮食。1980年，全公社在幼林间种花生的生产队有70个，合同规定交花生10万斤，实际产量达到12.21万斤。除留种、自吃外，卖给国家十万斤，兑换粮食五十四万多斤，使生产队收入增加五万四千多元。除了一个大队需要国家供应部分粮食外，其余的大队全部不吃供应粮了，社员收入也明显增加。县粮食部门不再从外地调进花生，节省运费1,953元。今年粮食部门又与公社签订了10万斤花生兑换粮食的合同。

新华社记者 李锦振

## 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

### 群众赞赏这种专业承包

今年以来，我曾三次访问陈志雄，也参加过关于承包鱼塘的讨论。我认为象陈志雄这样的专业承包，有明显的优越性。

陈志雄承包鱼塘一连两年获得成功，给农民，尤其是给有技术的农民极大鼓舞。现在沙浦公社不但养鱼搞承包，养鸡鸭、母鸭、种甘蔗、药材、公社农机站修理农机等等都搞专业承包。愿为四化作贡献的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手里，如雨后天春笋涌现出来。在沙浦，今年超过50亩水面承包者，全社共有49个。由于承包者技术水平较高，经营管理较好，加快了农村商品生产的步伐。沙浦公社近九万亩水面，除个别零星鱼塘外，都实行了专业承包，估计全社塘鱼产量可比去年增加七八十万斤，并多收灾灾一二十万斤。去年 winter（音译）鲤（一种珍贵的鱼）的上市量不足11,000斤，上调扣不足9,000斤。今年承包者立下“军令状”，向国家提供三万斤水鱼，少一斤罚款10元。这样迅速发展生产，就为集体增加了大批的商品，为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显著增加。今年陈志雄跨大队承包355亩鱼塘，每亩上达141元，集体的渔业收入比去年又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全沙浦公社鱼塘承包总金额达一百四十多万元，比去年渔业的纯收入增加九十多万元，光这一项全社人均可增加56元的收入。承包者普遍增加收入。陈志雄1979年纯收入三千多元，去年近8,000元，今年估计还能增加。被帮工组的社员也可增加收入。去年每个零工工资3元，今年全社普遍实行“三元一餐”，即做一工得工资3元和吃一餐饭。农民都愿意做陈志雄的帮手。有的社员说：现在我想的不是希望他请我帮工，没有想到剥削问题。

由于这种专业承包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广大群众是很赞赏的。自报纸报道以来，全国已有河北、山东、湖南、湖北、江西、北京、广州等省、市的群众写信给陈志雄，甚至打电报给沙浦公社，表示支持、赞赏，有的询问如何具体承包鱼塘，有的还强烈要求陈志雄收他们为徒。但有的同志不予支持。可见在报纸上开展讨论，是非常必要的。希望通过讨论，辨明是非，提高认识。广东 郭集展

## 建议制订有关具体政策

陈志雄雇请劳力承包鱼塘，是对发展集体生产有利的。但是，陈志雄付给被雇人员的报酬低于他们付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跟国营集体单位“扣除用于社会集体积累和公共事业的部分……”不同的；陈志雄份外扣除的部分不会通过扩大再生产和举办公共事业使被雇人员得到“补偿”。

这种超必要的“扣除”就是剥削，是现阶段社会可以允许的一种轻微剥削。为了节制这类剥削量的扩大，我认为可以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来解决。有



### 解放人不能忘了根本原则

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我们河北省乐亭县水产局部分干部和技术人员联系实际，对“争论”提出的问题多次进行热烈的议论。参加议论的少数同志认为，陈志雄的承包方法完全可以，大多数人则认为在解放“能人”的过程中，不能忘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原则，不能准许雇工剥削，也不应跨队承包。

一些同志认为，陈志雄超过自己力所能及的经营能力，以雇工手段承包或大面积鱼塘，尽管雇的定期工多是他的亲戚，但他们与雇户毕竟分社立户，在剥削性质上与雇外户没有多大差异。

去年陈志雄两口子收入7,250元，他雇的400个零工在他最需要劳力时，干比陈志雄劳动强度更大的活，每天3元钱，只得1,200元，合一个今年雇的长期工应得的工资。没有这400个被雇用的零工，陈志雄两口子肯定拿不到7,250元

关部门应该采取措施，制订出具体政策。

江苏 田东升

陈志雄所获得的高收入，其中一项是他们养的鱼（或鱼苗）出售后获得了“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既不是陈志雄的复杂劳动创造的，也不是他雇请的人的劳动创造的，而是通过商品交换从“社会价值”中转移过来的。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者获得一定的“超额利润”，这不是剥削，是符合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是要制订各种经济政策，把这种“超额利润”得归国家、利民、利生产者。

广州 郑炎潮

的纯收入，这不是剥削是什么？在生产资料私有的情况下，将雇工的剩余价值装入个人腰包是剥削，在生产资料公有的情况下，将雇工的剩余价值装入个人腰包同样是剥削。这同土改前的“佃富农”没有什么区别，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下一种新的剥削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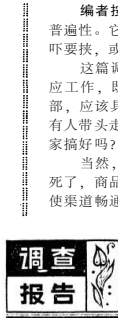
一些同志还认为，不能象陈志雄那样跨队承包。专业承包生产责任制是生产队对队的成员采用的一种劳动管理形式，如果把土地、鱼塘包给外队人员或让社员去承包外队的土地、鱼塘，这就不生产队队的责任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关系就会逐步削弱和瓦解。再说，陈志雄要是果真为别的队搞好鱼生产，那么他的技术完全可以不用不同方式加以传授。陈志雄不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脱离了集体，怎么允许他这样跨队承包呢？

高学兴 程宝平整理



# “关系户”剖析

抚顺市东三路副食品商店职工决心抵制不正之风



编者按：这篇调查报告反映的情况，是流通领域中的不正之风，但在各行各业中带有某种普遍性。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某些部门和个人为了满足一己的私利，利用工作或职权之便，或明或暗要挟，或乘人之危，敲诈勒索，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这篇调查报告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在某些商品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做好供应工作，既定的分配政策和规章制度怎样保证贯彻执行？作为协作单位的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道德风貌，等等，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如果领导干部中有人带头走后门，拉“关系”，搞特权，支持甚至指使亲戚朋友搞投机倒把的事，能把我们的国家搞好吗？我们党内如果不是非分，歪风邪气得不到抵制，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能树立起来吗？

当然，商品流通中的不正之风，也是由于多年来在“左”的指导下，人为地把经济搞死了，商品流通渠道堵塞了。纠正不正之风，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之外，重要的是把经济搞活，使渠道畅通。生产发展了，商品增多了，渠道通畅了，各种不正常的关系就会大大减少。

我们商店是辽宁省抚顺市副食系统大型商店之一。在工作中涉及的关系单位有22个。在贯彻《准则》中，我们检查剖析了由于十年内乱，不正之风的影响，正常的协作关系变成了以紧缺商品为交换条件的“关系户”。本店职工把这些“关系户”归纳为惹不起，离不开，顶不住，抹不开四种情况。

**惹不起** 商店从动力到照明都要用电，负责供电部门的某些人，就成了商店惹不起的“关系户”。1978年春节前几天，负责商店供电的动力班两位同志找商店电工要弄点好烟、美酒。当时，电工亲自从商店拿了四瓶抚顺大曲和两条前门、两条生产烟送去了。可是其中一位很不满意地说：“这不是好烟好酒，我不要！”另一位说：“你不要，我全留下。”虽然收了烟酒，但商店仍然受到了“惩罚”。就在腊月二十八、二十九这两天，这两位同志突然来到商店北部内组检查切肉机。当时他们明明看到切肉机不停地运转还满足不了供应，却勒令马上停止使用，理由是切肉机型号马达不对路，耗电量大。当时，我们再三解释和求情也不行，最后不得不去找电力部门党委负责同志反映了这个问题。党委责成那两位同志作了检查，原数退回了烟酒，并以这个典型事例向本单位职工进行了教育。又如，某医院是我们商店的医疗合同单位，去年春节三十，一位营业员的路膊被切肉机挤骨折折，商店立即送往某医院抢救。照完透视片后，商店要求尽快

清除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影响

本报讯 只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清除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影响，才能在生产和建设方面取得好的经济效益。这是最近广西冶金系统召开的厂矿长会议的一致呼声。

多年来，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广西在发展冶金工业中忽略了全区的综合平衡，致使一些项目建成后因缺电长期不能投入生产，或半停半开，迫使生产连续性强强的冶金工业成了季节性生产，影响了经济效益。特别是在“以钢为纲”的思想指导下，不考虑广西缺乏富铁矿和没有炼焦煤的实际，片面追求钢铁生产的高速度，铺大摊子，争投资，基本建设战线过长，长期不配套，给经济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浪费。据不完全统计，因外部条件不落实就盲目上马造成的损失浪费达8,309万元，建成后没有发挥投资效果的项目达9,394万元，有的项目未定就急于买设备，造成积压设备6,893万元。同时，本区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由于资金用到钢铁上去了，有色金属矿山却得不到应有的扶持，生产一直上不去。

为了改变冶金工业的被动局面，自治区全行业采取了如下的调整措施。

首先，基本建设要够够。在去年停缓建55个单项工程的基础上，今年基建投资比去年实际完成投资额减少4,415万元，减少60%以上。其次，调整好冶金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广西有色金属不仅资源丰富，而且品种多，在生产上又具有一定的基础。因此，在调整中适当放慢钢铁工业发展速度，加快有色金属工业发展速度，今年安排有色金属产量比去年增长3.6%。同时，无论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都要立足于搞好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把精力放在搞好对现有企业的整顿，提高产品质量，千方百计节约能源、降低成本、增加盈利上。在有色金属工业内部，把调整的重点放在矿山，加速整顿矿山的内部比例关系，加强地质勘探，还清掘迟欠帐，改变采掘失调的被动局面。努力增产短线产品和铜、锡、铝、铅、黄金、白银等有色金属拳头产品，争取多出口。

余克年 唐献民

在瓜果之乡——新疆，每到夏天，一片绿洲里，瓜香扑鼻，家家有瓜，几乎每天吃瓜。维吾尔族农民风趣地说：“一天不吃瓜，肚里要生虫。”新疆的农民吃饭时没有以瓜代菜的习惯，北疆的农民则以瓜代茶解渴。因此，新疆除极少数县外，普遍种植甜瓜和西瓜。最近几年，新疆甜瓜面积在六十多万亩，居全国第一位。

今年新疆的西瓜和甜瓜比往年上市早。在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6月中旬就出现了推车卖瓜的，那青皮红瓤的西瓜，黄皮桔红的黄旦子甜瓜，香味四溢，引来许多尝鲜的顾客。甜瓜瓜为什么比别处的甜？这是由于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全年日照长达2,700至3,600小时，积温摄氏3,200至5,500多度，昼夜温差温差很大，蒸发量大于降雨量几倍甚至十倍以上，有利于西瓜、甜瓜的生长和产生糖分。除了天时，还有地利。新疆稍含盐碱和下潮生荒地多，适宜种

瓜。天山南北的甜瓜和西瓜的含糖量一般都高于内地各省区。

新疆的甜瓜、西瓜到底有多少个品种？据自治区有关部门初步调查，甜瓜（即哈密瓜）有193个品种或品系，西瓜124个品种或品系。特别是甜瓜，无论品种之多还是品质之优，都堪称全国之冠。不少甜瓜优良品种如红心瓜、纳西瓜、网纹香等品种，食后手心的瓜汁能如胶状。甜瓜既有脆皮的，又有软肉的，有的肉色似金橘，有的肉白如玉，有的绿似翡翠。瓜形也各异，有球形的，卵形的，纺锤形的和炮弹形的。有的瓜皮光滑细腻，有的有花纹似网，斑纹奇特。小的不到半公斤，大的可重十多公斤。甜瓜分早熟、中熟、晚熟三个类型，瓜农排开种植，储藏，可以吃到全年有瓜吃。因此，“抱着火炉吃瓜”在新疆并不稀奇。

做起，认真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解决那种认为“不正之风人人有，大家都有不算丑”，“你搞我不搞，有事办不了”的错误认识。要旗帜鲜明地提倡廉洁奉公，遵纪守法，反对拉关系，以权谋私；提倡坚持原则，敢于抵制不正之风，要形成一种舆论，为纠正不正之风打下一个好的思想基础。

必须强调领导带头，端正党风。要求商店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端正党风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要求群众不做的，领导带头不做；规定商店领导干部不准利用职权乱批条子，不搞特殊化，不收礼、送礼，不请吃请喝；要求广大群众和党员监督执行。

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监督制度。有些紧缺商品进货以后，由经理召集商品部主任、实物负责人和居民代表进行磋商，实行“三公开”（品种公开、数量公开、分配方案公开）的办法，征求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发现开门后的，商品要追回，一个月内发生一次的，当事人作检查；发生两次以上的，要扣发奖金。

对现有的“关系户”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一是对“惹不起”单位，不能迁就姑息，要向主管部门反映，取得领导支持；二是对商店大力支持、“离不开”的单位，对其所提出的商品要求，今后只能在不违反商品供应政策的前提下，给予适当照顾；三是建议主管局和公司的领导同志，要带头纠正不正之风，为基层单位做出表率；四是老上级、老同志以及亲友找上门来要紧缺商品的，要耐心宣传解释，婉言谢绝。

抚顺市东三路副食品商店党支部



“关系户” 方成

三、适当控制国内零星游客数量。希望国内各地游客尽可能不集中到暑期游黄山。

四、扩大服务项目，打算在汽车站设置几部机动客车，把下山没有住处的游客送到附近各县去住。

五、根据旅游的旺季不同季节，实行不同收费标准。

目前，黄山正在积极着手设计上山索道。有了上山索道后，游客几分钟就可上山，在北海将有充足的时间游览风景，当天仍可回到山下。北海、玉屏楼住宿负担就可大大减轻。

本报记者 张帆

广东珠海市石景山旅游中心开办至今还不到一年，但已经以优异的服务质量赢得了旅游者的称赞，声誉日高。

它的经营管理究竟有些什么奥妙？据旅游中心的副总经理朱杰明介绍，石景山旅游中心是我国与澳门珠海旅游发展公司合营的一个企业。其最高领导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每月开一次全委会，讨论重大事宜。一旦作出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各部门的中层领导，分工明确，各负其责。

旅游中心的职工、服务人员，一律凭考勤卡上岗，试用期为三个月。每个职工必须填写“劳动合同书”，明确自己在企业内工作的权利及义务。“合同书”的条款很多，最大特点是纪律严明，赏罚分明。员工有员工守则，对不同工种有不同要求。考勤制度十分严格。从经理到清洁工，无一例外，上下班都用电子卡片记录时间，迟到、早退一秒钟也登记在案。餐厅、客房服务员，除服务台值班人员外，上班八小时内不准坐卧，一律站岗。服务台值班人员在接待客人时，也必须起立，笑脸相迎。服务人员要学会用粤语、普通话和至少一种外语接待来客。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仪表、举止、作风，甚至打电话的

全国第一个专门研究瓜的研究所就设立在新疆。这方面的科技人员共有一百多人。他们常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育新品种。他们选育出的甜瓜新品种已有14个，西瓜新品种16个，还有许多新品种正在培育中。

近两年来，新疆放宽了经济政策，发展多种经营，使瓜类面积逐年扩大，一些地区和农场已成为生产出口或内销瓜的商品基地，许多社队的瓜农收入在农业收入中的比重明显提高，成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社员收入的重要门路之一。自治区各地对瓜农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到户或到组的生产责任制，西瓜、甜瓜的产量迅速增加。瓜农按市场需要安排品种，使瓜类上市早、下市晚。在开春晚，入冬早，气候比较寒冷的生产城镇，也出现了夏季满城瓜果香，冷季仍有瓜推售的新景象。

本报记者 柴怀吉

本报讯 近年来，河南省开封缝纫机总厂认真学习上海缝纫机二厂先进经验，“喜鹊牌”缝纫机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过去，开封缝纫机总厂经常请上海缝纫机二厂帮助解决生产和技术上的难题。但是，由于没有系统地学到上海缝纫机二厂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经验和先进技术学到手，缝纫机产量和质量提高不快。去年5月，开封缝纫机总厂领导认真总结了过去学上海的经验教训，针对对本厂思想工作和企业管理，以及生产技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学上海缝纫机二厂的经验。过去开封缝纫机总厂企业管理不严格，制度不健全，奖惩不分，使生产受到很大影响。而是“严”当头，“细”字领先。开封缝纫机总厂学上海企业管理的经验，从整顿厂风厂纪入手，先后制定了计划管理、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以及劳动纪律等三十多种管理制度，制定了46条厂法条例，彻底扭转了建厂二十多年来企业管理混乱的局面。

开封缝纫机总厂过去大部分是手工操作，工艺比较落后，技术和设备科的技术人员，学习参观了上海缝纫机二厂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大搞革新改造，实现生产现代化的经验以后，受到很大鼓舞，他们以二厂的技术改造经验为依据，请上海师傅做技术指导，深入各车间、各工序、各车台进行调查摸底，制定出革新改造计划和措施。近一年来，革新改造专机设备一百三十多台，使全厂70%的工序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严思慧 李学志

把井管送到农民家门口

——国民经济调整后的新气象

鞍钢销售处钢材零售是着急。这次他也买到了井管，高兴得嘴都合不上来。仅用几个小时，近五吨井管就全部售完。

这个商店是第一次下乡销售井管。过去，凡是农民个人买井管，不是用自行车、手推车架，就是雇人雇大车拉，起早贪黑，每天来商店买井管的人接济不断，最多的时候一天达到上百人次。可是，从今年3月开始，来买井管的人越来越多，商店还派人走访了离鞍山较远一点的农村，了解到有很多农民急需井管，因离鞍山太远，用自行车、手推车运不方便。根据这些情况，商店决定变“坐”商为“行”商，把井管送到农民家门口。这个商店正在准备继续送货下乡，决心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做贡献。

徐放 李正义 刘宝仁

纪律严格，赏罚分明，服务优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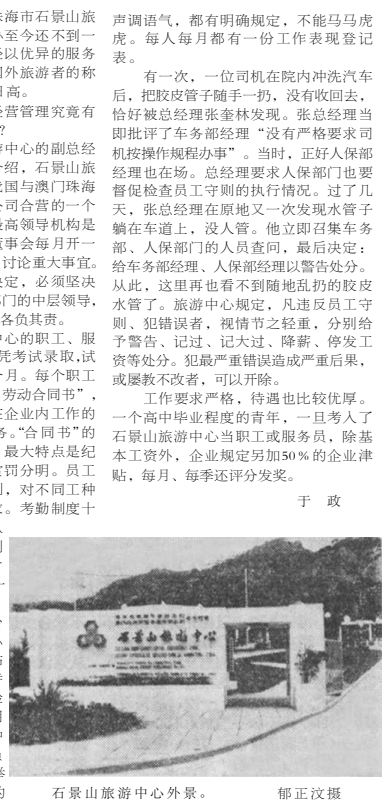
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声誉好

声调语气，都有明确规定，不能马马虎虎。每人每月都有一份工作表现登记表。

有一次，一位司机在院内冲洗汽车后，把胶皮管子随手一扔，没有收回去，恰好被总经理张奎林发现。张总经理当即批评了该车务部经理“没有严格要求司机按操作规程办事”。当时，正好人保部经理也在场。总经理要求人保部门也要督促检查员工守则的执行情况。过了几天，张总经理在原地又一次召见车务部、人保部门的人员查询，最后决定：给车务部经理、人保部经理以警告处分。从此，这里再也看不到随地乱扔的胶皮水管了。旅游中心规定，凡违反员工守则、记过、记大过、降薪、停发工资等处分。犯最严重错误造成严重后果，或屡教不改者，可以开除。

工作要求严格，待遇也比较优厚。一个高中毕业程度的青年，一旦考入了石景山旅游中心当职工或服务员，除基本工资外，企业规定另加50%的企业津贴，每月、每季还评分发奖。

于政



石景山旅游中心外景。 郁正汶摄

比文明礼貌 比道德风尚 比团结友爱 比组织纪律

## 济南部队基层单位与驻地群众共建“文明村”

战士和青年社员办起“军民俱乐部”、“青年之家”等，一起学习，互相勉励，争当建设精神文明的先锋

新华社济南7月17日电 新华社记者谭吉安、新华社通讯员李秉义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许多基层单位与驻地群众共同开展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村”的活动，军民齐努力，促进当地社会风气的改变。

这项活动是今年5月胡耀邦同志在济南部队提出“人民解放军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光荣标兵”的要求以后，在山东省的许多地区陆续开展起来的。他们的做法一般是部队的一个连队或一个营，主动与驻地的一个村子联系，商定建设“文明村”的具体措施，军民共同贯彻执行，按照“五讲”、“四美”的要求，努力把驻地的村庄建设成为具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农村。在开展这项活动中，部队和地方的领导首先注意做好青年的工作，教育他们争当建设精神文明的先锋。战士和青年社员们共同办起“军民俱

各级教育部门和有关单位积极准备

## 为广大师生举办丰富多采暑期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今年暑假期间，我国各级教育部门和有关单位将为广大师生举办丰富多采的暑期活动。

为表彰在高等学校勤教勤思、任劳任怨、为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政工、后勤人员，教育部和中国教育工会决定于7月20日至8月2日在庐山举行全国优秀教工、后勤人员暑期休养活动，一面休养，一面交流在新形势下如何切实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的经验。团中央、教育部为加强少年儿童工作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少先队组织对少年儿童的教育作用，定于8月5日至20日在昆明举办有280人参加的全少先锋队辅导员夏令营。

教育部、国家民委、中国教育工会已联合发出通知，于8月3日至17日组织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教师暑期来京参观访问；中国科协、国家民委、教

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将在北京联合举办“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青少年科技夏令营”；中国科协、教育部和林业部还将将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卧龙自然保护区联合举办的暑期活动。

## 新版《鲁迅全集》即将问世

中国新闻社北京7月13日电 纸面和版面两种精装本的16卷新版《鲁迅全集》，将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夕问世。

这套《鲁迅全集》共计650万字，除将1958年出版的十卷本重新做了修订、注释外，又增加了新编纂的六卷文集，包括从1938年至今新发现的文章、诗歌、1,456封信和鲁迅从1915年到逝世时写下的现存的全部日记，以及“译文版集”、“古籍序版集”和“注释索引集”。新版《鲁迅全集》不包括鲁迅的译文和附录的古籍。

新版《鲁迅全集》是在胡乔木领导和林默涵的亲自主持下，由秦牧、陈叔、王仲晨、李文兵等三十多位文学家、史学家、鲁迅生前友好及鲁迅文学艺术研究人员和编辑共同编纂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承担了这套巨著的出版任务。

## 市委書記走街串巷

中共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刘思聪，喜欢走街串巷，常常往居民家坐，就哥长嫂子短地叙叙家常来。大家心里有怨，不拐弯儿，敢对他直说。他呢，也不乱许诺、放空炮，而是扎扎实实地去为群众办事。因此，他调到乌鲁木齐工作才一年多时间，就群众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乌鲁木齐市前进路，栏记足有两尺深，经常把过往的车卡路陷进去。路旁恰好住着一位老妇人，叫陈其伦，67岁。因被路槽滑，她整整四年没有到院院门了。今年5月的一天，陈大娘正在家忙家务，忽听有人敲门。她开门一看，是位老同志，就问：“找谁呀？”来人笑着说：“找大嫂，我是来看你的，听说这条路把你折磨苦啦！”一提路，陈大娘就来了气，说：“泥巴巷，臭水沟，七坑八路难走，十家总有十家愁。俺这儿土房土院上盖土路，每天出门爬‘楼梯’！”说着，非让客人参观参观不可。原来，当初院内地的与院外的路面相平，后因路面多年失修，栏记越积越多，高出院内地的一米多，老人、孩子出门难，每年都要随着路面的增高而上一层台阶，到如今已经上了九层。来看人，心情很沮丧。对陈大娘说：“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欠了帐，我代表市委向你道歉！”“道歉，你是谁？”陈大娘这才知道来人是市委刘书记。几天后，修路队开来了。一个月后，前进路就变了样。陈大娘常对人们说起刘书记串门的事，感慨地说：“以往光听打雷，不见下雨，现在上头的作风有转变啦！”

刘思聪上任后，向他反映情况的人很多，他常常带一群群众来，赶到现场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一次，居民写信反映“和平路不平”。刘思聪心里很不安心。他马上到居委会去打听，得知“和平路不平”，主要是“危房”多。一千二百多间房子，95%是土木结构，危房就有二百多间。他挨户查看了危房；有危

房用一根木柱子顶着，说不定哪一天就塌下来；有的危房居民说：“每到下雨天盖雨布，小孩看着脸盆，老人床上盖雨布。”有的群众嘀咕，有些好房子被“羊圈”换走了！刘思聪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向市委建议，成立由街道干部、群众代表参加的房管组，统一解决居民住房调整、维修和收房租问题，把住房、管房与居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这个办法克服了过去上面大包大揽的弊病，调动社会上的财力、人力，可以把各方面的劲儿都使出来。

不少群众来信反映“吃水难”，他们决定下去看看。在六道湾居民区访问时，群众说，现在供水站太窄，居民要跑到五六百米远的地方去排队挑水。有些职工因为晚上等水，白天工作没精神，很影响工作。南梁坡地区没有自来水管网，居民年年月月靠机关的水车运水。刘思聪想，水的问题联系着千家万户的利益，市委应当下决心解决。他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块调查水源，一块研究措施，决定新建三个蓄水池，增建一些供水站，扩大自来水管网。但缺水的问题仍不能彻底解决。刘思聪心里很着急。一天，他路过一所办公楼，看见地上水哗啦啦，却无人管。心想“这样浪费水多啊！”他又看了几个公共厕所（如集体宿舍、招待所），普遍存在“长流水”现象。尤其是一些工厂，由于用水不定量，不循环利用，浪费更大。“只要堵住这个‘洞’，制止浪费，水就不会多起来了吗？”他把这些想法说给市委其他同志听，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从这以后，有关部门就开始给各家用户安装水表，对工厂采取定量用水的措施，超量的加倍收费，情节严重的以停水来制裁。这样一卡，“长流水”的现象大为减少，每天可节水30,000吨。

新华社记者 顾月忠

通讯

部队指战员与驻地群众在开展建设“文明村”的活动中，把重点放在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树立社会主义新风上。驻胶东半岛和其他一些地区的部队，经过和地方协商，在指战员与驻地群众普遍进行了三次提倡关心集体，反对损人利己；提倡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以及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的专题教育，收到了较好效果。某团炮兵连的战士们看到驻地有些社员存在邻里和家庭不和的现象，就主动协助大队做好团结工作，使这个大队出现了一批“和睦家庭”、“友好邻里”。

一些偏僻的农村，过去卫生条件差。驻军指战员积极帮助搞卫生，美化环境，并热情地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宋家庄大队过去道路无人修理，污水无人清理，大街小巷到处堆着粪土，环境卫生比较差。驻军某团二营的战士战士，利用休息时间，帮助清扫垃圾，修垫马路。社员群众看到了，也积极行动起来，使村子的面貌很快变了样。他们高兴地说，如今家家户户亮堂堂，村里干干净净，真有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子了。



人民的好子弟兵

济南部队某部二连的共青团员和青年战士，常年坚持在团日和节假日，到泰安火车站扶老携幼、搬运货物、搞卫生，做了大量献爱心的好事，受到群众的赞扬。新华社记者 陶俊峰摄

## 民盟云南省委举行纪念会

## 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三十五周年

新华社昆明7月16日电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今天举行纪念会，纪念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殉难三十五周年。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协与云南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烈士亲属和生前友好，以及各族各界群众六百多人，在会后冒雨瞻仰了烈士墓。

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生前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云南支部的负责人。他俩在昆明一直积极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仇视，不幸分别于1946年7月11日和7月15日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李闻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从延安发来唁电，赞扬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而奋斗，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精神。周恩来同志也在上海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的罪行。

在纪念会上，民盟云南省委员会的领导和各族群众的代表表示，一定要发扬烈士的革命精神，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文件，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 国务院任命名单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国务院1981年5月3日任命一批国家工作人员，名单如下：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赵荫华、卢昆。民政部副部长：岳嵩、潘友邻、崔乃夫；民政部顾问：安建平、苏继光。卫生部副部长：杨纯（女）。

（上接第一版）为了对社会主义客观规律有较深刻的认识，还要在着重研究我国历史经验的同时，研究外国的历史，吸取外国的教训，借鉴他们的有益经验。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作各国的比较研究。

经济学家董辅初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确正确路。《决议》在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扼要而深刻地论述了这条正确道路。这些论述不仅对我国的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工作具有巨大指导意义，而且也给我们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大量的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例如，深入研究我国的基本国情，包括我国进行建设的国际环境；从我国国情出发，研究社会主义

## 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

黄克功事件的始末

黄克功是一个长征过来的当过旅长的老红军，当时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六队队长。因为开枪打死了人，被依法枪毙。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七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许多爱国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满怀献身革命热情，纷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入滚滚的抗日洪流。党把这些陆续到来的有志青年，按照他们的志愿，一批批送到抗大和陕公来培养锻炼。其中女青年也不少。被黄克功打死的，便是陕公女学员刘茜。这个女学员与黄克功谈恋爱，关系都明确了，可是后来又变了卦。一天晚饭后，黄克功约刘茜去延河边上“再谈谈”。谈来谈去，怎么也谈不拢，这个女学员说什么都不同意，这就激怒了黄克功，不顾一切开枪打死了她，酿成一起人命案。

第二天，陕公学生发现刘茜一夜未归，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延河边上发现了她的尸体，便报了案。黄克功开枪打人时，衣服上溅了血，回去后叫警卫员给他洗。警卫员有点蹊跷，刚穿上的衣服，干什么又要换洗？于是翻了一下换下的衣服，发现上面有血迹，感到其中定有问题。当上级派员调查刘茜被害的案情时，这个战士坚决维护党的利益，把他的疑点向有关领导汇报了。同时，队长陶铸同志也证实出事的那天晚上是黄克功把刘茜约出去的。这个案情的基本线索比较清楚了，组织上就找黄克功谈话。这个人挺爽快，一问就承认了：“是我打死的，因为原来我们都讲好了要结婚，她又变心不干了，我一气就开了枪。”

案情报到了副队长罗瑞卿那里。罗瑞卿同志平时很尊重黄克功。这个干部出身贫苦，工作有干劲，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轻，当时也不过二十六七岁。在黄克功被关押之后，还去看过他一次。但是，罗瑞卿同志并没有因为私人感情而放弃党的原则，把案情原原本本向毛主席报告了。

这件事在延安震动了。究竟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群众中间基本上形成两种意见：一是杀人者偿命；一是给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持前一种意见的，大多是一些老同志，认为随意杀人已经触犯了法律，特别是杀了从外地投奔延安来的爱国青年，政治影响就更坏。出身、功劳、资历、职位，都不能成为减轻罪责的理由，不可姑息，不能徇情，应当依法制裁。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外来的知识分子为主，大约百分之八九十不同意枪毙。有的说黄克功是长征的有功之臣，年纪又很轻，革命正需要他去冲锋陷阵，应当把他留下来。

两种意见，都有道理。大多数学生都不同意叫黄克功偿命。该怎么办呢？我记得当时罗瑞卿同志在研究这件案子的会议上有个发言，说他反复考虑了群众中间的不同意见，更明确了这样一条基本原则：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功劳、地位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不能有例外。黄克功敢于随便开枪打人，原因之一就是他自己恃有功，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我们也不能不把法律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吗？况且，在这个问题上应服从大局。延安已成为全国瞩目的抗战堡垒，不愿当亡国奴的广大同胞都在关注着我们，立志救亡的革命青年正源源不断涌向延安。这是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这是我们面前的一个大局。因此，不依法处理这件事，全国人民该怎么看待我们党？往后，成千上万的外地爱国青年还会不会继续到延安来呢？

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赞赏罗瑞卿同志的见解，毛主席亲自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雷经天写信，批准了对黄克功依法枪决的报告。

这件事不仅在陕公，而且在抗大、中央党校等青年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单位，以至延安以外的广大地区都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它成为一次生动的、实际的政治思想教育：共产党就是好，依法治国，和国民党有天渊之别。这样的，如果放在当时国民党那里算得了什么呢？可是，共产党却如此重视，不谈判，不枉法，铁面无私，秉公办事，真是了不起。这正是共产党的力量之所在，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之所系。

（摘自《罗瑞卿同志在抗大》，原载《星火燎原》丛刊第四辑）

## 1980年最佳邮票评选揭晓

《齐白石作品选》当选为最佳特种邮票；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当选为最佳纪念邮票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

电 由《集邮》杂志编辑部举办的1980年最佳邮票评选今天揭晓：《齐白石作品选》当选为最佳特种邮票；《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当选为最佳纪念邮票。在发奖大会上，最佳邮票评选委员会分别给原画作者、设计者、雕刻者及印刷厂发了景泰蓝奖牌、证书和纪念品。

1980年1月15日和3

月25日发行的《齐白石作

品选》特种邮票，一套共16枚。邮票画面是从已故著名画家齐白石遗作中精选出来的。邮票设计者邵柏林。11月20日发行的《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纪念邮票，一套共四枚。画面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战国时水利家李冰、东魏农学家贾思勰和元代纺织技术家黄道婆。原画作者是青年画家范曾，邮票设计者邓锡福，雕刻者高品璋、孙洪年、李庆发、阎武斌。

这次评选从今年5月份开始投票，到6月底止，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市、自治区的集邮爱好者及日本、美国、法国、西德、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典、荷兰、印尼、泰国等地区和国家，也有一些中国邮票收集者参加了投票。对同时选中两套最佳邮票的集邮者，评选委员会将赠给纪念品一份。

廖承志会见香港明报社社长查良镛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下午会见了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

会见后，廖承志设宴招待查良镛和夫人及其子女。

更正：7月17日本报第二版《二月逆流》一文中，第六段中“我们看书，不看报”，应为“我们不看书，不看报”。

## 用《决议》指导整个社会科学研究

果。为了巩固这个革命成果，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不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就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要彻底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也就是要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轻视法制的观点是错误的。就我们法学研究工作来讲，必须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开展法学研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或者提供书面发言的学者、专家还有，许涤新、宦乡、孙治方、钱瑞瑞、任继愈、冯至、夏鼐、刘明夫、翁独健、吴世昌、苏绍智、尹达、李新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海

主持了这次座谈会。他说，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发展顺利，有时候遭到挫折，规律是什么，这正是我们这些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现在，《决议》科学地、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他说，党中央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决议》说“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对各部门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个具有极其深刻意义的号召，同时对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一定以《决议》作为新的思想武器，加强理论研究与实际调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贡献我们一份力量。





人类每一天都在寻觅。

我们远古的祖先，在雷电下寻觅火种，在丛林间寻觅猎物。

一代又一代，人们寻觅着太空的新星，谷类的新种，物质的新元素，思维的新结晶。

人们在寻觅的时候，眼球凝聚着心灵的光——希冀、困惑、疑虑、冷与热、惊讶与狂喜。

我常常寻觅这样的目光。

我常常看到这样的眼睛。

——

冯国楣是园艺学家，住在繁花似锦的昆明。

几十年来，他用一双明净而灼热的眼，凝视着万紫千红，寻觅着花的美，花的实用价值，花的变异，花的新品种。

在昆明市园林研究所的院落里，我认识了他，一杯清茶，我俩初结友谊。

他满头白发，银似的光；方正的黑脸里透红。时代的清新空气，使他神采奕奕，气宇轩昂。自由自在的手势，无拘无束的言语；谈论着植物、花、药、茶、土壤、阳光、雨和风。

谈兴间他微微扬起眉梢，我又一次看见一双寻觅者的眼睛。

“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他说。

“到哪儿去？”

“去滇西的腾冲。”

“做什么？”

“寻找一棵杜鹃花。”

“杜鹃？！”我诧异了。

“是的，杜鹃，一棵‘大树杜鹃’。我们已经寻找它好些年了。”

“为什么？”

他沉思着，轻轻地叹息一声……

——

是在六十三年以前，英国人傅利斯怀着一颗“冒险家”贪婪的心，横渡大西洋，取道缅甸进入号称“植物王国”的云南。

他先后去过七次，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在当时美国所控制的海关的庇护下，他一共采走了二百多种植物新种——这植物国的金子。

这一次，他闯进腾冲县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出乎意料，他看见一棵硕大无比的杜鹃。

这棵杜鹃，伫立于杂树之上。树高25米，树干的圆周2.6米。茂盛的树冠遮天蔽日，千万朵树花有如云霞。

傅利斯吃惊得张大了口。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棵杜鹃！

在这大自然的奇迹面前，傅利斯毫无腭腆之心，却眼大地举起了斧头。

他重价买来十几个苦力，强令他们抬起了大锯。

美貌的杜鹃巨人倒下来了。它活了280岁，身上有280圈年轮。

傅利斯从大树腰部，锯下一个圆盘形的巨大标本，用绳索捆挂，杠子抬着，八人大轿似的把它运下山，运出中国边界，运到缅甸仰光。装箱上船，一直运到了英国伦敦。

于是，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里，展出了令世界植物学界瞩目的最大杜鹃。

于是，在植物分类学的著述图解中，第一次出现“大树杜鹃”的名字，和英国人撰写的独家资料。

这标本上沾着杜鹃的血，也沾着中国大地母亲的泪。

这著述中记载着“大树杜鹃”的美貌，也记载着中华民族的耻辱与苦难。

“腐败的旧中国政府，连疆土都不能自保，何况这一棵杜鹃！是中国土地上生长的珍贵植物，却只在外国的博物馆里展出，而我们，连‘大树杜鹃’的影子也没有看见。能不叫人痛心疾首么？！”冯国楣的嘴唇，迸出悲愤的泪里声。

真巧，冯国楣今年整63岁。也就是傅利斯砍走“大树杜鹃”的那一年，这个贫苦家庭的孩子哇哇落地。他的摇篮，是放在被解放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土上的。在他刚懂事的时候，就看见长江上来往着侵略者的炮艇，租界上飘扬着外国的旗帜。他挨饿，失学，流浪……直至十六岁，他渐渐地爱上了花卉，爱这繁衍着无数花卉的土地，爱这如花的祖国。

——

他曾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把一箱箱的花卉标本抢救出来，从江西背到云南。

他曾在福建的破庙里，在旧社会的冷眼下，在饥寒中栽培奇花异草。

新中国成立了，他怀着对祖国深厚的爱，不息地研究着高山花卉，药用植物，高山造林树种，直到秋染黄白了头发。

即使在十年浩劫的苦难屈辱中，他也带着对失掉了的“大树杜鹃”的深情，悄悄地收集、研究各种各样的杜鹃花。

“我爱杜鹃，它很美，很丰富，红的象朱砂，白的象玉，水红的象小姑娘的脸。”他这样对我说。

“我爱杜鹃，因为它是发祥在中国土地上的花卉。我国的杜鹃花，多达460种，”他自豪地说，“它最初生长在我国的喜马拉雅山麓和横断山脉间，千百年来，慢慢地繁衍到长江流域，又慢慢地分布到东南亚、澳洲、欧洲和北美洲。”

“那么‘大树杜鹃’呢，世界上别处有吗？”

“没有。它是杜鹃花科中最稀有，也是最大的一种，可以称它是‘杜鹃王’。”

“偌大一个中国，难道就找不到第二棵？”

“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找到。可是我们决心要找到它。为了国家的荣誉，为了让中国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大树杜鹃’，在我有生之年，一定得找到它！”

“你们去找过了吗？”

“找过两次了，可是都没能找到。”

——

去年春天，他们的第一次奔向腾冲。

腾冲，这个滇西的要冲，这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坐落在中甸边缘。北有苍莽的高黎贡山和横城山为屏障，挡住了北来的寒流，南有平阔的瑞丽河谷，引风依偎谷底上吹的热风。这个平阔的区域，有着得天独厚的气温，而五六十座古代火山所喷射的岩浆，风化为遍地那得天独厚的土壤，有更强烈的日照，充沛的雨水，无数的温泉与沸泉，造就成一个壮丽而神奇的天地。因此，这里是古代植物的庇护所，是温带森林的典型，是稀有花卉的摇篮，是植物学家、园艺学家的乐园。

冯国楣和他的助手们，就在这里寻觅那失踪的“大树杜鹃”。

根据所知资料，英人傅利斯是在腾冲的河头砍去“大树杜鹃”的，地图上确有个“河头”的小地名，是在临近边境的官家公社辖区。

他们驱车赶到官家，又步行一天，找到了河头这个高山村寨。

有谁看到过“大树杜鹃”呢？汉族和傣族般的乡亲们都不懂杜鹃。

又怎能甘心呢？他们背上干粮和水盆，挂上一根木棍，攀上高山，深入密林丛中。

他们的双脚向每一座山头搜寻，他们的眼睛对每一棵树木搜寻。

有高大的山毛榉，有肥壮的红杉，有杉、有枫，有美貌的含笑树和木兰，可是“大树杜鹃”呀，你在哪里？

有野山茶，有马樱花，有满寨苍苔般的报春、爬满枝头的翡翠，藏在深谷的、立在山崖的羊角花，也有许多小杜鹃，唯独没有“大树杜鹃”！

寻觅着，寻觅着，从腰脱的早晨，直到暗淡的黄昏。

森林之夜黑如浓墨，静似深渊。

豹子在岩石畔低吼，老熊踉跄着饥饿。

劳累、饥饿、惊恐困扰着他们，失望在蔓延。

他们在莽林中迷了路，稍一不慎就可能越出边境。他们只好点起篝火，等待第二天黎明。

幸好赶来六个边防战士，把他们救出险境，接应他们回

——

到公社。

“难道这块土地上再没有第二棵‘大树杜鹃’了吗？难道它真是绝种了……”冯国楣锁紧了眉头。

“不，决不能就此罢休！”冯国楣的心在喊。

在困惑中，他豁然想到：傅利斯不是曾经雇用过十几个苦力吗？那么而今他们在哪里？他们开始了人的寻觅。

据说当年受雇的十六个苦力，已经有十五人不在人世，只剩下一个老赵，可不在腾冲；他是丽江人，娶过一个腾冲婆。

好，有人在就有希望！赶快到丽江去，找到这位老赵！

冯国楣和他的助手们，乘上一辆吉普车，飞快地向两千里之外的丽江驶去。跨过澜沧江，穿过苍山洱海，直奔滇西高原……

在丽江古朴的街巷，他们敲开一个老人的板门。

“你们要找老赵吗？”老人叹息着回答，“晚了一步呀，他已在去年病故了。”

冯国楣又一次失望了。

“老赵死了，剩下谁冲婆。”

是吗？是吗？这太好了！就是暗夜中只有一点火星，也要追上去！

在一间临街的小屋里，白发的腾冲婆坐在他们中间。她年已78岁，老眼昏花，记忆也很差了。

“是有个英国人，喊老赵去砍过什么树。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现在也不清楚是去了哪儿……”婆婆这样回答。

“婆婆，你再想一想，老赵在腾冲还有什么熟人？”冯国楣在绝望中仍不甘心。

白发婆婆想了好一阵，才慢声说：“有，有个何文明，跟老赵结过山。他住就在丽江雪松村，眼下也快80了，不知还在不在人世。”

冯国楣顿了一下站了起来，带上助手，连夜奔向雪松村。

在玉龙雪山下，生产队长带他们找到了纳西族老何文明。

一听老赵是为了寻找“大树杜鹃”，八旬老人不禁激动得双手打颤：“早就该去找它了呀！我年年乞求它呀！”

何文明眯着眼睛听冯国楣述说了寻找“大树杜鹃”的经过，拍一下膝盖说：“哎呀，你们找错了地方！你们去的是古家的河头，那不对；腾冲还有个河头，是在丽江江上游的河头，属界头公社，那才是出过‘大树杜鹃’的地方呀！”

冯国楣的眼睛，重新闪出了希望之光。他紧

——

紧握住何文明的手：“谢谢你，谢谢你了，老人家！”

四

第二次寻觅是在去年八月。

由于其它研究项目的牵挂，冯国楣未能成行。他只得派他的助手们先去探挂。在腾冲地方干部的帮助下，他们很快打听到，在界头公社境内的深山区，果然有一个少为人知的河头。

沿着陡峭的峭谷，他们逆龙川江而上。

天风雨雨，地下泥泞。

到了界头公社的桥头寨，举目一看，只见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黑沉沉不透风，有加厚重的巨幅帷幕，断绝人间烟火。

这个河头，是个没有路，没有人迹的地方。到那里去，需要走上整整两天。

这真出乎寻觅者的预料。他们缺乏足够的准备。冷静的思考，使他们没有贸然深入不测。

好心的乡亲们说：“这是甚么时候呀，又是雨，又是风，蛇多，虫凶，遍林子都是干蚂蚱、马鹿疯子，连打猎的都不敢进山。开春再来吧，三月杜鹃开花，也许能找到的。”

我是在今年2月13日拜访冯国楣的。

2月14日，冯国楣和他的助手们就从昆明出发，三天腾冲。

整整50天，我没有再见到他。

这期间，我正在横断山脉中旅行。三千里路程，我到处都看到人们寻觅的眼睛。我看见纳西族老人，正聚精会神地研究《京巴经》，寻觅着人类最古老的几乎绝迹的象形文字；我看见苍山下的白族工人，在细绝地研磨着大理石，要刻到石纹中最美的画面；我看见一队年轻的勘探队员，正翻上高黎贡山，去寻找稀有的矿脉；我看见明眸皓齿的傣族姑娘，在田野上栽培优良的新稻种……

我却没有遇到冯国楣和他的助手们。

然而他们的身影，老是晃动着在我的心上。我常常问向远方的丛山：那棵“大树杜鹃”，到底找到没有？

4月上旬，当我回到昆明的那天，便赶快去重访冯国楣。

昆明市园林研究所的院落，仍然是那么宁静，桃花正吐着幽香，山茶在悄悄凋谢。

他从门里迎了出来。

从他那只灼热而有力的手，那眉梢闪亮的眼晴里，我感到了“大树杜鹃”的存在。

“怎么？找到了？”

“找到了，找到了！我们终于把它找到了！”他的声调平缓，却抑不住内心的欢欣。

他拉得脸更黑了，却泛出青年人似的红晕。

他拉住了我的手走进小屋，还没等我坐定，就快步走入内室，取来一只硕大的杜鹃花的标本。

“看，这就是咱们‘大树杜鹃’的花！”

呵，这的确是一束奇花，一个杜鹃花的“王”！谁见过这么大的杜鹃花呢？花序长26厘米，一球花有24朵，每朵花直径8厘米，口径6厘米，呈水红色，好象一只只玉石雕成的大酒杯。

——

“这太好了！”我连声的赞叹，又急切地问：“那么树呢，有多大？”

他站起来，伸开双臂比划着：“树身有20来米高，圆周是1.6米，一个人抱不过来呢！还找到几颗稍微小一点的，都是‘大树杜鹃’。虽说比英国人砍走的那一颗略小一些，但我们毕竟是把它找回到自己手里了！”

“是的，这个古代植物，是我们独有的杜鹃新种。”他更加兴奋地说，“我们不仅在植物学界，争回了祖国的荣誉，我们还要更好地保护稀有植物，要对‘大树杜鹃’进行科学研究，要为其引种、育种，让它传播到世界上去，让千千万万的人，都看到这个大自然的奇迹！”

这就是他们历经艰险的动力。

是在2月下旬，他们去到了腾冲的界头公社。他们备好了干粮、水，请来了一位傣族傣族老人当向导，背上猪槽，再带上一条猎狗向着深山行进。走上一天的山路，在一个高山村寨歇宿一夜，翌日，迎着初起的朝霞，他们步入莽莽的原始森林。

马鹿在林间奔跑，野鹿在草丛翻飞。

藤萝遮住视线，用砍刀斩开一条去路；荆棘划破了手，用嘴吮干血滴。

老林越来越深了。钻来钻去，搜寻了大半天，仍不见“大树杜鹃”的踪影。

年迈的冯国楣，步履踉跄地落在了后面。

他的年轻助手们，喘息着往前走。

忽然，在脚下的一片枯叶中，他们见到了几片半尺来长的落叶，呵，快看，这不正是“大树杜鹃”所特有的阔叶吗？

跑上几步，忽地看到了几朵落花，呀，好大的杜鹃花呀！

猛抬头，只见杂树丛中，两根硕大的古树，姊妹般的并肩而立。树皮上长着青苔，树枝上挂着丝萝，那昂高的树冠，缀满了水红色的奇花。

呵，这不是它吗？“大树杜鹃”，大地母亲失掉的娇女儿，我们梦中的，心上的花呀！

寻觅者的眼睛，射出了狂喜的光。

“我们找到了！找到了！”

他们对着群山欢呼。

“大树杜鹃”回来了！回来了！……”

森林在风中回应。

冯国楣在后面听见了欢呼，一下子呆住了。他忽觉四肢酸软，眼中慢慢地渗出了泪水——这苦涩而甜蜜的眼……

……

我的双目也微微湿润了，当听罢这动人的故事，我紧紧地，紧紧地握住冯国楣的手，却又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大树杜鹃”是可贵的，而更可贵的，是寻觅“大树杜鹃”的人。

冯国楣和他的助手们，寻觅到“一树奇花”。而我们寻觅到的，是一颗颗热爱祖国的心。

在祖国的土地上，这颗心无所不在。

于是寻觅者的眼睛无所不在。

寻觅着，寻觅着昔日的珍宝，今日的奇迹，明日的繁星。

——

奇香不老

张立辰



奇香不老



——

“你们去找过了吗？”

“找过两次了，可是都没能找到。”

——

去年春天，他们的第一次奔向腾冲。

腾冲，这个滇西的要冲，这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坐落在中甸边缘。北有苍莽的高黎贡山和横城山为屏障，挡住了北来的寒流，南有平阔的瑞丽河谷，引风依偎谷底上吹的热风。这个平阔的区域，有着得天独厚的气温，而五六十座古代火山所喷射的岩浆，风化为遍地那得天独厚的土壤，有更强烈的日照，充沛的雨水，无数的温泉与沸泉，造就成一个壮丽而神奇的天地。因此，这里是古代植物的庇护所，是温带森林的典型，是稀有花卉的摇篮，是植物学家、园艺学家的乐园。

冯国楣和他的助手们，就在这里寻觅那失踪的“大树杜鹃”。

根据所知资料，英人傅利斯是在腾冲的河头砍去“大树杜鹃”的，地图上确有个“河头”的小地名，是在临近边境的官家公社辖区。

他们驱车赶到官家，又步行一天，找到了河头这个高山村寨。

有谁看到过“大树杜鹃”呢？汉族和傣族般的乡亲们都不懂杜鹃。

又怎能甘心呢？他们背上干粮和水盆，挂上一根木棍，攀上高山，深入密林丛中。

他们的双脚向每一座山头搜寻，他们的眼睛对每一棵树木搜寻。

有高大的山毛榉，有肥壮的红杉，有杉、有枫，有美貌的含笑树和木兰，可是“大树杜鹃”呀，你在哪里？

有野山茶，有马樱花，有满寨苍苔般的报春、爬满枝头的翡翠，藏在深谷的、立在山崖的羊角花，也有许多小杜鹃，唯独没有“大树杜鹃”！

寻觅着，寻觅着，从腰脱的早晨，直到暗淡的黄昏。

森林之夜黑如浓墨，静似深渊。

豹子在岩石畔低吼，老熊踉跄着饥饿。

劳累、饥饿、惊恐困扰着他们，失望在蔓延。

他们在莽林中迷了路，稍一不慎就可能越出边境。他们只好点起篝火，等待第二天黎明。

幸好赶来六个边防战士，把他们救出险境，接应他们回

——

到公社。

“难道这块土地上再没有第二棵‘大树杜鹃’了吗？难道它真是绝种了……”冯国楣锁紧了眉头。

“不，决不能就此罢休！”冯国楣的心在喊。

在困惑中，他豁然想到：傅利斯不是曾经雇用过十几个苦力吗？那么而今他们在哪里？他们开始了人的寻觅。

据说当年受雇的十六个苦力，已经有十五人不在人世，只剩下一个老赵，可不在腾冲；他是丽江人，娶过一个腾冲婆。

好，有人在就有希望！赶快到丽江去，找到这位老赵！

冯国楣和他的助手们，乘上一辆吉普车，飞快地向两千里之外的丽江驶去。跨过澜沧江，穿过苍山洱海，直奔滇西高原……

在丽江古朴的街巷，他们敲开一个老人的板门。

“你们要找老赵吗？”老人叹息着回答，“晚了一步呀，他已在去年病故了。”

冯国楣又一次失望了。

“老赵死了，剩下谁冲婆。”

是吗？是吗？这太好了！就是暗夜中只有一点火星，也要追上去！

在一间临街的小屋里，白发的腾冲婆坐在他们中间。她年已78岁，老眼昏花，记忆也很差了。

“是有个英国人，喊老赵去砍过什么树。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现在也不清楚是去了哪儿……”婆婆这样回答。

“婆婆，你再想一想，老赵在腾冲还有什么熟人？”冯国楣在绝望中仍不甘心。

白发婆婆想了好一阵，才慢声说：“有，有个何文明，跟老赵结过山。他住就在丽江雪松村，眼下也快80了，不知还在不在人世。”

冯国楣顿了一下站了起来，带上助手，连夜奔向雪松村。

在玉龙雪山下，生产队长带他们找到了纳西族老何文明。

一听老赵是为了寻找“大树杜鹃”，八旬老人不禁激动得双手打颤：“早就该去找它了呀！我年年乞求它呀！”

何文明眯着眼睛听冯国楣述说了寻找“大树杜鹃”的经过，拍一下膝盖说：“哎呀，你们找错了地方！你们去的是古家的河头，那不对；腾冲还有个河头，是在丽江江上游的河头，属界头公社，那才是出过‘大树杜鹃’的地方呀！”

冯国楣的眼睛，重新闪出了希望之光。他紧

——

紧握住何文明的手：“谢谢你，谢谢你了，老人家！”

四

第二次寻觅是在去年八月。

由于其它研究项目的牵挂，冯国楣未能成行。他只得派他的助手们先去探挂。在腾冲地方干部的帮助下，他们很快打听到，在界头公社境内的深山区，果然有一个少为人知的河头。

沿着陡峭的峭谷，他们逆龙川江而上。

天风雨雨，地下泥泞。

到了界头公社的桥头寨，举目一看，只见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黑沉沉不透风，有加厚重的巨幅帷幕，断绝人间烟火。

这个河头，是个没有路，没有人迹的地方。到那里去，需要走上整整两天。

这真出乎寻觅者的预料。他们缺乏足够的准备。冷静的思考，使他们没有贸然深入不测。

好心的乡亲们说：“这是甚么时候呀，又是雨，又是风，蛇多，虫凶，遍林子都是干蚂蚱、马鹿疯子，连打猎的都不敢进山。开春再来吧，三月杜鹃开花，也许能找到的。”

我是在今年2月13日拜访冯国楣的。

2月14日，冯国楣和他的助手们就从昆明出发，三天腾冲。

整整50天，我没有再见到他。

这期间，我正在横断山脉中旅行。三千里路程，我到处都看到人们寻觅的眼睛。我看见纳西族老人，正聚精会神地研究《京巴经》，寻觅着人类最古老的几乎绝迹的象形文字；我看见苍山下的白族工人，在细绝地研磨着大理石，要刻到石纹中最美的画面；我看见一队年轻的勘探队员，正翻上高黎贡山，去寻找稀有的矿脉；我看见明眸皓齿的傣族姑娘，在田野上栽培优良的新稻种……

我却没有遇到冯国楣和他的助手们。

然而他们的身影，老是晃动着在我的心上。我常常问向远方的丛山：那棵“大树杜鹃”，到底找到没有？

4月上旬，当我回到昆明的那天，便赶快去重访冯国楣。

昆明市园林研究所的院落，仍然是那么宁静，桃花正吐着幽香，山茶在悄悄凋谢。

他从门里迎了出来。

从他那只灼热而有力的手，那眉梢闪亮的眼晴里，我感到了“大树杜鹃”的存在。

“怎么？找到了？”

“找到了，找到了！我们终于把它找到了！”他的声调平缓，却抑不住内心的欢欣。

他拉得脸更黑了，却泛出青年人似的红晕。

他拉住了我的手走进小屋，还没等我坐定，就快步走入内室，取来一只硕大的杜鹃花的标本。

“看，这就是咱们‘大树杜鹃’的花！”

呵，这的确是一束奇花，一个杜鹃花的“王”！谁见过这么大的杜鹃花呢？花序长26厘米，一球花有24朵，每朵花直径8厘米，口径6厘米，呈水红色，好象一只只玉石雕成的大酒杯。

——

“这太好了！”我连声的赞叹，又急切地问：“那么树呢，有多大？”

他站起来，伸开双臂比划着：“树身有20来米高，圆周是1.6米，一个人抱不过来呢！还找到几颗稍微小一点的，都是‘大树杜鹃’。虽说比英国人砍走的那一颗略小一些，但我们毕竟是把它找回到自己手里了！”

“是的，这个古代植物，是我们独有的杜鹃新种。”他更加兴奋地说，“我们不仅在植物学界，争回了祖国的荣誉，我们还要更好地保护稀有植物，要对‘大树杜鹃’进行科学研究，要为其引种、育种，让它传播到世界上去，让千千万万的人，都看到这个大自然的奇迹！”

这就是他们历经艰险的动力。

是在2月下旬，他们去到了腾冲的界头公社。他们备好了干粮、水，请来了一位傣族傣族老人当向导，背上猪槽，再带上一条猎狗向着深山行进。走上一天的山路，在一个高山村寨歇宿一夜，翌日，迎着初起的朝霞，他们步入莽莽的原始森林。

马鹿在林间奔跑，野鹿在草丛翻飞。

藤萝遮住视线，用砍刀斩开一条去路；荆棘划破了手，用嘴吮干血滴。

老林越来越深了。钻来钻去，搜寻了大半天，仍不见“大树杜鹃”的踪影。

年迈的冯国楣，步履踉跄地落在了后面。

他的年轻助手们，喘息着往前走。

忽然，在脚下的一片枯叶中，他们见到了几片半尺来长的落叶，呵，快看，这不正是“大树杜鹃”所特有的阔叶吗？

跑上几步，忽地看到了几朵落花，呀，好大的杜鹃花呀！

猛抬头，只见杂树丛中，两根硕大的古树，姊妹般的并肩而立。树皮上长着青苔，树枝上挂着丝萝，那昂高的树冠，缀满了水红色的奇花。

呵，这不是它吗？“大树杜鹃”，大地母亲失掉的娇女儿，我们梦中的，心上的花呀！

寻觅者的眼睛，射出了狂喜的光。

“我们找到了！找到了！”

他们对着群山欢呼。

“大树杜鹃”回来了！回来了！……”

森林在风中回应。

冯国楣在后面听见了欢呼，一下子呆住了。他忽觉四肢酸软，眼中慢慢地渗出了泪水——这苦涩而甜蜜的眼……

……

我的双目也微微湿润了，当听罢这动人的故事，我紧紧地，紧紧地握住冯国楣的手，却又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大树杜鹃”是可贵的，而更可贵的，是寻觅“大树杜鹃”的人。

冯国楣和他的助手们，寻觅到“一树奇花”。而我们寻觅到的，是一颗颗热爱祖国的心。

在祖国的土地上，这颗心无所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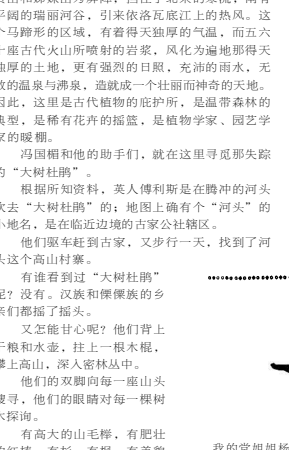
于是寻觅者的眼睛无所不在。

寻觅着，寻觅着昔日的珍宝，今日的奇迹，明日的繁星。

——

奇香不老

张立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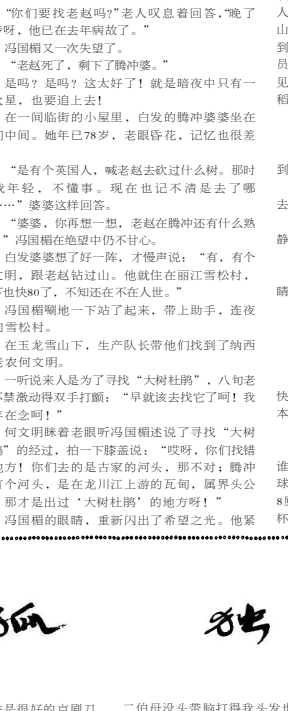
奇香不老



——

奇香不老

张立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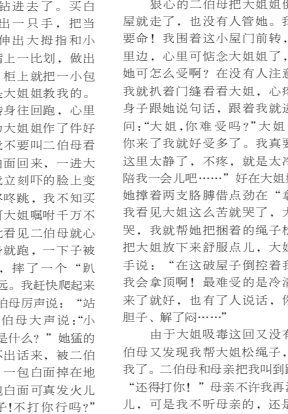


奇香不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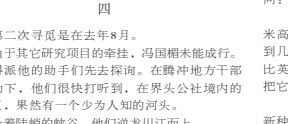
——

奇香不老

张立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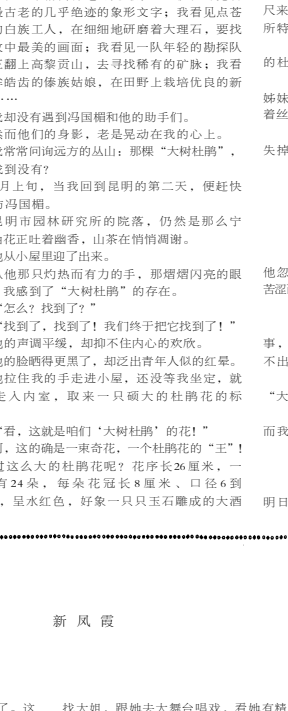
奇香不老



——

奇香不老

张立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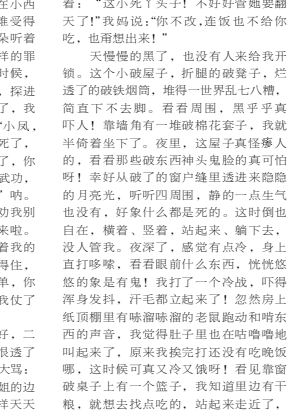


奇香不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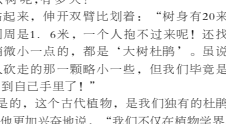
——

奇香不老

张立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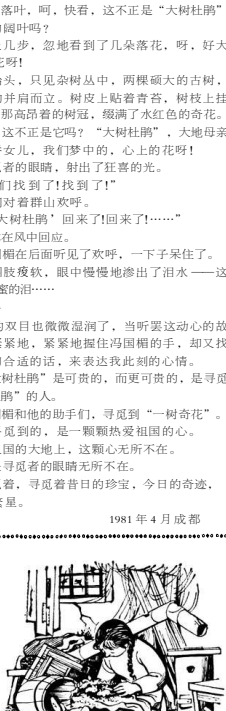
奇香不老



——

奇香不老

张立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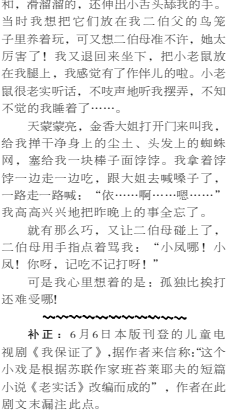


奇香不老

——

奇香不老

张立辰



奇香不老

奇香不老







